

良齋文稿

十三

有
1030

茗溪詩鈔序



鈴木叔尚寄其詩草請余序余竊以為凡職事之繁劇簿書之煩瑣租稅錢穀訟獄之紛紜輟輟莫如縣令而其屬吏為尤甚目眩于刀筆心疲于計算何暇吟蒼月哦山水攀風樵之芳躅哉藉使能好之性靈心情之所運不暇簿領習氣其襟詠不足供一快也因姑受而皮之後數月居間事寡試取而閱之句穩詞巧才藻逸發蒼月之興會山水之雅情如幽人靜士盤桓于白雲青嶂之間而不知有人間世者於是爽然旋面目且駭且感玩誦不忍釋手然余之所以

駭且惑者匪直詩句可誦也民之窮悴亦多矣而吏
又迫之以倍克叔之以峻法或通賄賂以折獄訟或
賸膏脂以充囊橐使斯民不獲其所矣獨叔尚能誦
書賦詩講風雅之道意其以儒術緣飾吏務微賦決
獄必有惻怛慈愛恤民隱而措之衽席之上者蓋詩
之存教以溫厚和平為主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今叔
尚刺心於詩道乃固其愛民撫下不負親民之職也
而昭矣此余之所以駭且惑也故書諸簡端而還
之不以爲言

菊潭詩集序

曩余好山水遊關左諸州襟懷浩然自以爲天下至
樂因欲探海內之名勝俄就一官仕所羈竟不果也於
是喜誦諸儒遊覽詩文以供外遊焉今茲加州藩菊
潭曾田某先人菊潭寄示其詩集徵余序集中多加越遊覽
之什所謂大領野淺井畷安宅閑那谷寺琴湖之類
皆名區勝境余平生所夢寐而菊潭以仕途之身顧
能盤旋于其間仰牽幽之清峻翫連漪於襟帶弔英
雄之遺迹想見龍戟帟關之扶慨然咨嗟形諸吟咏
其境奇其情真筆管欲飛江山皆活使誦者眉動神
奮直欲蹇裳從之況余雅好山水而不獲遊焉者乎

其他若間適詠懷之篇縱橫馳騁能抒其所欲言而
蕭散清遠之趣亦可見矣蓋菊潭自少即好讀書淹
貫經史至老益篤而性澹泊凡人事變態可喜可愕
可歌可泣者舉不櫻其靈府惟以韻語自娛故天真
爛熳神情逸蕩有蘇眉山陸劍南之風詎可與世之
競新艷爭纖巧以弋利釣名者同日而語耶或言菊
潭天資嚴正教人循々有規繩毫不假貸雖貴介公
子亦敬憚之而其詩風流溫藉可怪也余謂真風流
必自嚴正中出故能得溫柔敦厚之旨彼倣誕疎放
沉醉于詩酒而沾々焉以風俗自高者此豈真風流

乎哉讀茲集可以自省矣

講暇遊錄序

天下多佳山水然奇峯怪巖飛瀑激湍可驚人目而
名字內者往往蕪沒于遐邑僻落雲烟之中而世莫
之識猶之賢人君子烈士壯夫廼翔于下僚沉埋于
閭里而不彰焉幸有文人詞客奮筆表揭之如司馬
子長作一部史記發千古之幽光其功亦不細矣余
少時有此志嘗遊諸州紀其勝槩然天下之大非一
人之迹所能及因患社友欲合衆力而了之聞者笑
以爲迂獨大槐瑞卿齋藤子篤與余同癖屢作山水

游悉記之余欣然爲加評騭二子勝具過余勝情過
余其遊踪又信從于余而文辭清麗善爲山水傳神
鬚眉皆生動殆有龍門史筆之遺風既而子篤遽爲
異物瑞卿亦垂帷授生徒不復能振衣於雲壑也頃
者瑞卿將哀諸遊記付梓謁余序之余固謂天下之
大非一人足述所能及前喁後于台衆力而了之今
瑞卿有此舉則雕士德之文者將且暮遇之矣其餘
文人詞客亦能探二子之所未遊而記之則凡天下
之奇峯怪巖蕪沒于雲烟中者悉得以赫著于世顧
不大快哉故余樂序而傳之

傷寒雜病類方序

余少時辱喜文邨槐園先生之愛屢相過時令嗣士
栗君齡尚幼沉清寡言笑好讀書終日佔畢不停聲
余竊謂先生博學洽聞非碌碌刀圭家所能擬宜承
遴選躋華臚而才與命睽其潛德必發于士栗君矣
後二十餘年士栗君學殖大進果擢爲醫學教諭未
幾晉侍醫法眼生華藉々動世余心私自喜藻鑑之
不爽也士栗君博涉群籍尤刺心傷寒論輯諸家之
說而泯汰尊融會尊粹然歸于正作疏義十卷後進
者崇奉以爲醫門之圭臬今又著傷寒雜病類方蓋

清徐靈胎纂傷寒類方而遺雜病告益公言則并雜
病載之而不能無踏駁尊士衆君就二子之書取醇
去駁綱提領挈極爲明備實藥籠中不可無一部也
頃將鋟諸梓校余序之余於醫書望洋向若而歎何
足以序之然嘗受先生之愛又識君於吾髫豈可無
一言但先生宰木已拱不得覩君之榮進與其著書
之富是則大可憾耳

本邦三字經序

古詩三百篇固不俟言若易書戴記之類亦多四字
韻語蓋便於學者諷誦也宋王伯厚三字經更減一

字使童稚尤易記臆而言近旨遠簡而該其蒙養之
功綦鉅矣故盛行于後世但其叙千古沿革之變在
彼听當然而於我黃口則何異於隔靴搔痒越人聞
秦人之語哉某有見於斯乃叙本邦歷代治亂之
迹人物之賢否得失作一編曰本朝三字經其言
親切著明如家人父子相晤語頗有裨益于童蒙而
文辭亦可愛也余聞某嘗入山陽賴翁之門受其指
畫故筆墨雅馴無鉤棘艱澁之言洵乎文章不可無
淵源也

送三原士厚序

三原士厚學于江都數年矣才俊氣銳學業駁、加
進今茲將歸筑後請余一言余謂學在于立志高大
勉強不息而已矣夫志不大則安於小成不高則陷
于卑陋志高且大矣而不勉強則歸于委靡不振耳
方今學者之弊類皆坐于此然居通邑大都者經術
文章多可觀何或業益進則名與利益歸焉而傑出
可畏者不少其勢然也至遐鄉僻邑則無名利之可
歆艷而四顧皆相伯仲之士故沾沾自喜以爲吾經
術如是亦足矣吾文章如是亦足矣何必以矻、窮
年勞心思而弊精神爲乎哉由是雖有才力過絕人

者委靡頽墮卒不潰於成此二者非無優劣而其勉
不勉由名利之得不得要亦一丘壑耳惟豪傑之士
雖在遐鄉僻邑山谷之中其志高大夙夜勉強不息
視名利如淡雪曾不櫻其心然及其德盛業大則海
內顧、然仰之如山斗而通邑大都之士將欽衽避
避舍此則余之所望於士厚也士厚其勉之

東光寺蒲櫻記

武州石戶郡堀內邨有古刹曰東光寺土人相傳蒲
冠者源公範賴獲罪幽于石戶郡其館四周穿塹故
邨曰堀內公卒葬于此墓門有巨櫻一章所謂蒲櫻

也高四丈圍二丈幹分爲五左右大矯盤擎可十八丈二三月間花盛開罩瓣純白皎然輝映如玉山雪峯自大地湧出洵天下之絕觀也其下多古碑文字浸漉然負永寬元等紀號猶可辨則此樹爲六百年外物無疑也第沈薶于僻落開謝于凄風冷雨之中而世鮮能知者金子信行惜之與邑人相議將立碑寺門而表顯之介菊池寬求余爲記案史公左馬頭義朝第六子生于江州蒲邑故稱蒲冠者佐兄二位公滅平氏後受罪幽死于豆州修善寺此地安得有墓然土人之言亦不可誣豈公爲足立盛長之壻故

盛長請而幽于此歟抑公歿後子孫奉柩葬于此歟嗚呼公幼時先考爲平氏所滅兄弟沉離及長即能殲仇讐勲業震耀一時不韋獲罪獲死其事有不忍言者獨此樹經六百年之風霜幹大枝茂芳葩艷萼擅天下之偉麗而世莫之知顧不惜乎今信行墜邑人立碑表之使世之騷人韻士憑吊往事吟詠名花以競遊覽之逸興花而有知當喜得知已於千載矣故余爲之記而刺立碑者姓名於背云

聿修堂記

參州碧海郡西境邨有名族曰加藤氏其先正成岩

根城主其玄孫正信始仕德川公奕世屬麾下多
戰功至吉豐有故退居西境邨喜愛乃其六世孫也
喜愛敦厚謹素好誦書從伊藤民卿學焉今茲請民
卿命其堂曰聿修而徵記於余梓卿爲興州安積
郡中福原邨有巨沼相傳加藤嘉明爲會津城主
巡視封疆過此知地勢有旱災令吏穿沼瀦水民到
于今受其澤古名將匪直精於軍旅雖水利亦通曉
如此蓋富國強兵必以儲穀爲本苟無穀矣金城湯
池不可守甲兵百萬不可用故嘉明留心於此宜其
攻取戰勝威名震耀一世也嘉明即喜愛祖先之同

族而祖先亦皆能建功勲於戎馬之間然探甲提槍
風餐露宿冒矢石有橫轍於草野者其艱難爲何如
耶方今承平日久士民不見兵革流蕩奢靡不復知
祖先之艱難者皆是也惟喜愛不爲風習所緇務農
儲穀有凶荒輒開廩以賑給此固念祖宗之德而不
怠者而民卿又以聿修勉之使益務稼穡昭廓先業
可謂得其要矣余嘗竊憂近世民風嬾惰喜奢侈捨
本趨末游手浮食之徒日多而良田沃壤鞠爲榛莽
者不少一旦遇凶饉則流離轉溝壑若能知穀粟之
爲至寶而竭力稼穡得耕九餘三之法民安有餓莩

之患哉夫參州烈祖龍興之地而喜愛乃一鄉望族庶民所崇敬誠能懇諭激勸俾里民務候禁奢力耕儲穀雖遇凶饉無流亡之患則其所以酬祖先之功德而答揚國家泰平之恩澤者莫斯為大故余推民鄉意而記之以勉焉

綠陰亭記

天下有無味之味是味之至也有無聲之聲是聲之至也今夫東風熒熒吹人百花爭發紅白相映衆鳥和鳴芳香薰人此猶卯厨之美絃匏管籥之鏗鏘是以人皆載酒携觥傾都遊嬉窮晨昏而不止至春事

已謝則綠葉成陰芳草擁階既無百花之娛目又無衆鳥之悅耳孰復載酒遊嬉其間者哉然冲澹清遠之趣如大羹玄酒如松風竹籟無味之味無聲之聲固有超出於五音之上者常蘇州云綠陰生畫靜王半山云綠陰芳草勝花時可謂善形容其趣矣豫州^{葉村}郡^{梅村}^{葉村}芥川之宅多喬木其時綠陰翳然幽翠滴簾因號其室曰綠陰亭索余記嗟乎舉世貴盛嚴而賤樸素趨醲郁而厭簡淡百方鑽營惟富貴是求縱令微倖獲之亦浮花浪蕊不堪一把玩也正之優游閭里惟以文史歌詠自娛一切升沉榮辱

置之度外其襟韻為何如耶且所居北面鉅海南對
^{石鉄}諸山雲濤洶湧峯峦相疊其所以娛目悅耳者
不可以一二計正之不以此名其亭而顧獨有取於
綠陰尤足見其識見之高矣余少時在鄉里宅後草
樹翬翬長篁綠陰如水輒讀書其中快不可言而今
則席帽紅塵無復曠昔半畝之樂於是益知正之亭
中有餘樂耳因爲之記

書文：山正氣歌後

文信國此作忠義之氣自心肝流出慷慨激烈震撼
天地與日月爭光之萬世人臣之大節長少將公深

愛之牟信書一通信竊謂公大藩守成之賢主宜無
慕於信國然精忠峻節孰不景仰況此作發揮孟子
浩然之氣尤爲痛快公能留心於此其脩德行政正
大光明無一毫私意之蔽而風化所及闔藩士大夫
將慨然竭力於忠節此乃公之所以深愛之也歟

方正學書曹將軍画馬引跋

方正學先生文章之妙雄跨于一代而精忠峻節至
湛十族而不屈其剛大之氣動天地貫日月至今凜
々如生倘有手澤雖折緇零楮天下皆當寶重不措
况字畫之秀筆力之秀潤偉麗若此卷者洵希世之

墨寶也容齋今川君偶獲之大喜亟摹刻以傳覽者
仰先生大節於千載之下不特賞其筆蹟又將慨然
動忠義之心也則茲帖有裨於名教豈尋常法書徒
可供玩賞者以哉

佐倉城代兼丰寄渡邊君墓碣銘

佐倉城代兼丰寄渡邊君以嘉永二年十二月廿二
日卒嗣子毅介平野重久謁予銘重久作狀甚詳乃
擷其要序而銘之君諱治字子修渡邊氏源姓彌寧
軒初稱齋宮又稱弭一兵衛後改主計其系出於源
次綱天正間有諱照者仕東照大君戡于姉川有

功後從小笠原與八郎守高天神武田氏攻之與八
郎以城降照亦降及織田氏攻高遠武田氏遣君等
守之城陷照力戰而死有二子伯諱好仕上杉氏叔
諱厚仕小笠原氏後屬武田氏武田氏亡遂隱關東
子諱高仕福島氏及其亡也委質於佐倉侯其孫諱
勤賜秩百五十石筑前守正俊公之支封于安中也
兄正信公選臣屬隸之勤與厚後累遷為丰寄加賜
秩五百石祖諱昌無子以蒔田敬為嗣敬乃勤之外
玄孫而君之考也側室石川氏生君幼不喜嬉弄
嶄然見頭角專刻意於道藝甫冠學大進踐履敦篤

不拘章句文化十一年爲近習又遷帳後文政元年
班小寄合五年父卒襲秩六年轉先簡物頭加側用
人七年爲世子傳遷江戸既而侯下世、子立賢明
有君德蓋君啓沃之功居次爲嘗謁述齋林公、激
獎曰堀田氏有良臣享天保三年爲年寄還佐倉翌
年加勝手主役乃革旧弊布新政百廢悉舉又大興
學校作演武場由是一藩翕然嚮風先是國用匱乏
向之益執政務省冗費財稍紓君繼遺志益禁奢崇
儉數年間府庫頗充叔八年晉城代次班侯命之曰
國政無鉅細一以委汝、其與同僚胥議而專決之

勿有迴避也君感激治益精明十年陞城代爲文武
總放藩有總放官始此侯寵任益隆前後賞賚不可
勝數君懼益益屢請解要職不允賜听珍古堿鑒嘉
永二年加賜秩百石并原秩爲六百石是年病卒年
五十四葬宗胤寺翌年七月侯追念其功勞賜銀十
錢於嗣子使置石燈一座於墓側君天資明敏外溫
內剛喜愠不形於色性好施與親戚故旧有窮乏者
必賙之毫無德色而自奉甚儉惟文史自娛恂、如
儒生其從政十八年忠亮清封廉、大治雖里兒巷
婦莫不稱其賢享配田邨氏生一男殤側室生一男

六女男殤一女亦夭餘皆幼養蔣田路和子爲嗣乃
毅也銘曰雲從龍兮風從帟君賢明兮得良輔政教
修兮財盈府懿哉功兮靡愧古

夢軒與邨君墓碣

君諱瀾字宝虎與邨氏夢軒其號三春藩士也有故
賜袂乃去從白川廣瀨蒙齋受濂洛之學業大進入
江戸僑居瑠瑪池南岳惟教授藩族聞之賜環食舊
祿爲儒臣訓導一藩子弟能隨其材而甄陶焉後掌
理財之事頗有功績既而遘疾遂以嘉永五年九月
十日沒享年五十三配一某氏有男一女各三人君平

素嗜酒好教琴暇則酣暢絃歌陶然忘世禍福寵辱
置之度外有晉宋間風致矣佐久間質其舊友也與
門人相議立碣於墓請余文因叙其概庶幾使君聲
名不湮滅焉

大谷士由翁墓碣

東輿有隱君子曰大谷士由翁產于仙臺遊寓于安
達信夫諸郡之間性寡欲惟典籍自樂聞有藏書輒
往請覽不問遠邇人感其篤志不拒也故雖在僻陋
而經史百家稗官野乘以至天文地理佛老醫卜之
書靡不涉獵著花筵樵話三百卷晚年憤夷舶覬近

海。講究算畧。著槐國餘話若干卷。其慷慨又如此。而不宦不婚。屏迹山林。農商好文者。延請之。授以一室。翁終日默坐讀書耳。未嘗有所見。故與之交者。愈久而愈愛敬。稱爲隱君子。嘉永三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大平郡武藤氏。年六十三。門人聞訃。悉集哭盡。哀葬村中某寺。立石請余文。余翁舊識也。爲叙其畧。昔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曰。我無愧詞。余於翁亦云。

牧士藤崎翁墓表

往年余過小金原。見龍駒群遊於蒼莽之野。或振鬣而走。或翫草而立。寢訖自如。無羈勒之累。殆如常布

之士。放浪邱壑。惟其意所適。顧而樂之。問之土人曰。牧馬也。後二十餘年。柳田貞亮托予以牧士藤崎翁之墓表。追憶昔遊。感慨係之。翁諱忠義。稱源之丞。藤崎氏勝左衛門房第三子也。母根本氏安永乙未十二月晦日。翁生於下總印旛郡。久能郡。髫髻亂事父母。恂恂。敬謹。祖父最加鍾愛。以爲汗血駒。遺言使分產居里中。及長。才房從遺命。擇地營新居。遂創釀酒之業。時翁年二十有二。是歲鄉隣失火。延燒屋廬。畧財悉爲煨燼。翁謂才房曰。大人分產開業。不幸燬于火。蕩無遺儲。兒將入江戶。獲資本。然後歸鄉。才房沉

思未應兄某曰一旦罹災遽入江戶鄉人其謂之何
縱使不如旧亦當分財立產才房然之由是復為釀
家翁感激奮勵以躬先僮僕未十年頗致饒裕乃辭
宗家資給時年二十有九矣文政戊子七月官
命為牧士許稱姓氏佩刀一鄉采之翁刺心牧養龍
駒蕃殖想其雲鬃霧鬣奔逸絕塵之狀倍獲曩昔而
余則頽然如伏櫪羸馬况為一官所羈欲復往覩不
可獲而負亮顧以翁之墓表見托其亦以為老馬識
途歟翁性強敏尚侯素而仁厚好施與趨人之急不
啻如救水火中歲留心刀圭民之貧而不能邀醫者

調藥劑與之遠近輿疾請治其所救活者不可勝計
此亦可謂冀北之駿矣天保癸卯致仕傳家於子忠
誠嘉永乙酉二月二日病卒葬七十有四葬邨中潮
音寺配石井氏有三男長大次忠誠次忠義繼大宗
亦皆勤儉藤崎氏之福蓋未艾也銘曰
天欲玉汝投之艱辛苦其心志堅其精神
翁惟鬱攸感激克勤遂致豐殖光采乃臻
金原聘以驛駟馳以充戎備維翁之勲

有山星野翁墓碣銘

近世文運益昌學者如林然經明行修其德薰鄉閭

而化之者綦歟矣惟若有山翁其德行有足稱者可
不謂一鄉之善士哉翁諱寬字子栗星野氏有山其
號本族國井氏羽州天童人也父權四郎母後藤氏
家世業釀酒翁其長子也嘗學于江戶數年而歸鄉
有星野氏好學教授子弟歿而無嗣翁冒其氏先是
織田侯移封天童儒臣大我從尊翁一見心醉即受
業初以宋學為主後博涉諸家之說而折衷之經術
精深德行淳懿鄉里推尊之請于下官為鄉長翁
天資直而溫善與人交每客至輒置酒欣然極歡雖
燭跋鐘沉弗顧也其听談皆古聖賢修己治人之事

醇、有餘肯聽者忘倦友人適他邦者必約歸途相
過及期翁釀酒設雞黍又賦國雅揭諸巷口以俟友
人莫不感喜鄉隣有親戚相背棄不通慶弔者翁詣
其家諄、戒諭皆感悟涕泣遂輯睦如故其為里人
所敬信率類是嘉永四年七月二日病卒年四十六
葬善行寺配瀧口氏生三男二女長貞治出繼國井
氏次彦七嗣次次長女適某氏次次純率太田氏生
一男翁居常好韻語善國雅筆翰尤道義有門人數
百人晚年究醫術頗精為人施湯藥不敢望其報云
翁既卒嗣子彦七與門人胥謀奉遺命建碣於里中

之丘請余銘：曰忠信慈祥，盎然如春。情敦友誼，德化鄉隣。松楸森蔚，清風永存。維有山翁之墳，歟！
新川槐塚翁暨配竹井氏墓表
曩余偕槐塚興元浴草津溫泉過熊谷其父新川翁
歡迎饗待甚殷其厚人明快磊落可愛去年入都在
興元家俄罹疾遂沒年六十五庚子月廿四日也歸
葬熊谷。其寺禪追號曰院翁諱興基字子成
新川其號稱玄節考奧堂維德妣三浦氏幼失怙恃
外祖父無窮子鞠而教之甫弱冠入昌平黌執贄於

古賀博士又從桂山尹純氏修軒岐之道業成歸里
中豪族竹井長行其高祖娶槐塚豐後守女後槐
塚家絕乃使翁冒其氏配以女翁業盛行請治者相
繼而不以貧富分厚薄皆推至誠療之治痘尤妙其
言曰諸病伏于丹惟痘發于外察之精思之深可以
決死生而運諸掌上矣近邑富商吉田氏子年十八
患痘甚劇衆醫收手翁診之曰可治也果如其言忍
城主松平公召見一鄉采之翁澹於財利凡所入必
委子弟不問出入有書画典籍可欲者輒傾橐購之
好園池輦石移花朝夕培溉以爲樂因自號灌園又

嗜酒愛客巾舄滿座談辯雲興一切毀譽得喪付之
度外不屑也人有患難必竭力濟拔鄉人愛之其卒
也會葬者填噓於巷配竹井氏性貞靜不喜華飾善
縫紉進止有儀文政九年七月廿日先卒年
釋追號曰院有四男曰道太郎繼與堂氏曰興
元後繼縣氏曰興美承家曰有輔在家側室川窪氏
有二男一女、次曰某為佐野氏嗣曰某為木口氏
嗣興元有至性翁之遺疾也侍養備至至其易簀則
護柩歸葬又建碣勒文以圖不朽嗚呼翁可以瞑于
泉壤矣

關根彦左衛門尉君墓表

君諱輝政稱彦左衛門尉家世仕忍城主成田下總
守食邑于武州關根故氏尊是時天下大亂君從成
田氏屢有戰功天正十八年豐臣秀吉征小田原成
田氏守小田原君留守忍豐臣諸將攻之君善守秀
吉濟師圍之城遂陷未幾小田原亦陷成田氏喪封
君流落隱于百間邨竊謂成田氏雖亡而累世名族
復受封未可知也既而成田氏遂不興於是絕意進
仕墾草野開新田以成產娛心風月澹然忘世慶長
三年九月八日卒年八十一葬于青林寺釋謚曰法

關院配某氏慶長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卒釋謚曰讚
久院子孫繁衍皆務稼穡稱閼根氏者九家勝藏其
大宗而君十一世孫云勝藏每憂年禩之久而子孫
不知祖先之出處故新建碣於墓請文於余因書其
槩使刺焉

題藤原廣光公画像

正二位權大納言藤原廣光公嘗言苟能經綸天下
雖今之世亦可比隆於古昔聖明之代是易焉耳第
若今之世使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而陷於罪戾則雖
董之以嚴刑斬首則足民不肯遷善猶之瘠馬之悍

驚不畏鞭也嗚呼公當海內騷亂之際慨然欲復于
聖代邛隆之治觀此一語足以窺宏度偉識之一斑
矣而其言不行于世其澤不下於民豈不惜哉公左
大臣藤原資廣公之子以永正六年薨百世之下想
見其風彩使人感嘆不已

吉祥蘭詩卷序

瀛洲上人覃精竺典透入不二法門而襟度風流高
逸好韻語以吟嘯自娛嘗得吉祥蘭一窠香色奇豔
如寶花自天而下誠絕品也上人酷愛之昕夕吟翫
不措乃托海內諸名流詠之裒然成卷請余序之夫

蘭生于深林幽谷之中不以無人不芳固無靳於世
矣而人皆加豔愛栽之培之灌之護之綺石雕欄環
匝輝映而蘭不知也况詠之以詩題之以文蘭又何
知焉上人此拳無乃疣贅乎曰不然蘭無情而人有
情以有情遇無情不問其知不知而我乃栽培之珍
護之又竈之以詩與文惟恐愛之不至也則雖無情
之物亦能不相感於無相感耶高僧說法石點頭而
虎馴服彼冥頑不靈者猶然况此花乃蘭中之吉祥
者安知不感於上人鍾愛之深乎雖然是惟就其外
論之也至於上人襟胸之清曠則莊南華所云虛室

生白吉祥止止者歟上人既透入不二法門而其心
虛々則靜々則明々則通山河大地視之不啻如一
芥子則百福所止萬祉所萃謂之衆門中之吉祥蘭
孰為不然若詩文之緒餘是特文字禪遊戲三昧耳
閱是卷者當作如是觀

楷行舊編序

米庵市河翁自少壯即以善畧震海內今齡已踰七
望八而畧益精益妙歸然為翰墨之魯靈光人見其
縱橫揮灑心手相應乃謂得之天性而不知其自刻
苦中出也翁固既精畧法矣而又畧意字體魏晉以

還迄于明清每見法帖真跡輒鉤摹影縮溢竇盈筐
閱五十餘年之久乃癸而付兒孫整頓之名曰楷行
舊編夫六居之法以篆籀為正程邈減省偏傍以為
隸今之楷字是也由是人競趨省許慎憂之作說文
六居之法粲如矣然沿襲既久今不可復變惟當以
楷字之正為準矧而後世諺俗寔繁使人轉墜烟霧
此則不可不釐革也第魏晉以來善居者取體勢之
婉美省畫加點雖非楷字之正然皆係一代名賢勝
流之心畫各有深旨亦可以為法則矣後世留心行
草而蒐輯成編者不尠獨至于楷則勒諸金石傳諸

來禊尤所宜精究而未有能輯之者其輯之蓋自翁
始而行居之正變亦星燦眉臚薈萃不遺其刻苦如
以此其所以老而益妙而可謂專得之天性乎哉雖
然人之出於勉強者或作或輟竟不潰於成而翁閱
五十餘年之久未嘗一日怠弛非眼明手快優游饜
飫心誠樂焉而不知倦者其孰能之然則謂得之天
性亦可也頃者翁眎是編諸序顧余何足以序之然
久辱翁之交遊頗諒其苦心故居此以寘簡端

神功皇后贊

巍然大邦屹立東海神聖相承萬姓樂愷四夷慕德

各貢方賄維此三韓久浴王化何為衆鸞鳴張睚眦
聖后赫怒乃致師禡戰艦如山遠絕西溟叱咤波浪鞭
撻風霆神戈所指殊域震驚天遺元老翼贊宏規齡
踰三百壯侔虎羆風雲在手應變出奇蠢爾三韓如
崩厥角稽顙蒲伏獻珠典璞指天誓日永奉詔格偉
哉大勲椒房運鈞女中堯舜超軼宣仁爭光日月萬
世維新

曾根翔卿墓碣銘

曾根翔卿以鐵筆鳴于世嘗介尾崎某見予贈以
印二顆甚精緻又眎所著古今印例索序其博洽可

驚未幾某復來曰翔卿不幸沒矣孤政人托余乞
銘余為之愴然淚下昔周櫟園作印人傳余雖非其
人豈可不為翔卿表其雅尚哉翔卿唐津藩世臣自
少留心文史尤好鐵筆從名工益田勤齋受刀法有
暇輒雕鐫自娛樂雖有疾病未嘗措手人問之則曰
是吾攝養良劑也其篤嗜如此晚年益精妙声華噴
々動世列侯大夫士就乞者屢恒滿戶外翔卿不論
金珉犀凍皆能驅刀如筆火玉輒脆雖清人艱於下
手翔卿有獨得之妙雕鐫不異凍石今世彫火玉以
翔卿為嚆矢云為人風流洒落澹於財利無一點塵

俗氣其所交皆名儒文人騷雅之士游從無虛日宜
不屑頌仰官途而顧能竭力職吏前後數十年敷歷
諸官未嘗一日詰竄其勤敏誠慤復然如二人豈其
所得有進於技者歟世之以雅事自娛者逞口流連
花月沈酣詩酒視職事如弁髦遂受曠廢之譏聞翔
卿之風者可以為著龜矣翔卿諱正醇字隼一字翔
卿號寸齋本族林氏考諱師真母柳原氏幼為曾根
正懋所養遂為嗣其先出自伊豫曾根城主宇都宮
丹後守室永中始仕唐津侯食祿二百石翔卿自馬
廻累遷近習作事奉行橫目為奧傳役嘉永五年某

月某日疾卒享年

葬

寺所著古今印例

印材叢說古益紋譜等屑皆考鏡精博蒐羅古今前
人所未有洵篆刻家珍珠船也配山口氏男四人長
政又嗣次直溫繼友常氏次政道次鐵之助殤女四
人二女次二女在家銘曰

嗚呼翔卿提寸鐵驅風雲烏篆與春流溢十指之間
垂金屈玉癸藝林之奇芬三橋雪渙追蹤比倫懷有
風月胸無纖塵斯可以銘其墓而傳其人也夫

讀史贅議序

李忠定公有曰以古為鑑揆今之宜蓋上下數千年

人物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治亂興廢之迹皆可以垂
鑑戒於將來也故善讀史者設以身處其時而察其
事使成經畫措置如是則治如是則亂如是則成如
是則■敗瞭然如名醫之診疾按症而處方劑然後
為有益焉若夫博涉宏覽以為談嚶之資誇人虽多又奚
以為奇藤士德嘗讀本朝■史論二卷名曰讀史贅
議凡名將忠臣之所以尽心經世典夫宵人檢夫之
所以誤國亂政者皆譬■析理剖判隱微多前人所
未發洵足以資今日之鑑戒矣而猶謂之贅者蓋譏
馬爾士德仙臺涌谷人自少遊江都沈涵經史尤刻

意古文辭為諸生時著阿片始末一卷才名噴々噪
世後下帷授生徒方將典諸名儒執鞭弭角逐於中
原而遽赴泰山之召矣時年僅三十有八而所著有
十餘種等屑造物者之於斯人何其豐於才而畱於
壽也顧其所存者著述耳而亦典雲烟俱漸滅則士
德之費恨於九原更為何如耶從弟完戶某一悼之
乃錄茲卷以傳其他將嗣刻以問世嗚呼士德可以
瞑矣

小林仲嘉墓表

土佐為州扼南海之陬地僻道阻四方賓旅之迹罕

文風氣深厚民俗敦樸士皆講習道藝近世奎運益昌學行焯々可稱者排肩而出其中從余而遊者若松岡欲訥間崎士毅之徒遂于經雄于文而小林仲嘉則專刻意經術以實踐為主喜讀先哲語錄余嘗授以張楊園集一見欣然若有得手自抄字忘寢與食余竊嘉嘆以為遠谷而一旦化為異物聞訃大駭不覺淚漸々下矣今茲士毅寄狀曰願得先生之文鐫諸碣匪直慰仲嘉於泉壤亦有以紓父母之哀也余固深悼其歿何敢辭乃摺其狀而叙之仲嘉諱成小林氏通稱鷹二獅亭齋仲嘉其字土佐高知人父

成基仕國老山内氏母某氏仲嘉其第二子也幼桀驁典群童相毆鬪殆不可制馭年十六七始折節讀書痛自刮磨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鍵戶諷誦窮晝夜不輟卿人皆奇賞以為非旧阿鷹也時寧浦岡本翁振木鐸於國庠仲嘉從學自持嚴峻同學子弟憚之翁謂仲嘉曰詩不云乎嘉樂君子顯々令德仲嘉憬然有省由是鏟削稜角色愉言溫薰然典人和人皆親愛之而其中毅然有不可犯者嘉永三年來寓余塾業益進會家兄有疾即舁鄉尋遘疾遂以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僅二十三矣仲嘉内剛而外溫篤于孝

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精究經術又涉史傳尤熟于國
史人有問者輒應答如流每自言學不通經無以立
大本不參諸史無以適大用蓋其志卓其守確其言
動遂々有規繩而天遽奪之齡俾不底於大成豈非
命也耶命之所制顏子之德烏而大賈生之才周郎
之智烏而大古之賢俊且不能與之角嗟乎仲嘉其
亦可以瞑於九原也夫

村田氏杉机記

余別松齋村田翁已十餘年矣其齡蓋已過馬伏波
而還居閭里聚子弟商論經史辨王霸之略至忠孝

節義之事則慷慨搯腕洪音目光如炬使聽者精神躍然
奮起雖據鞍顧盼之雄莫能踰焉何其老而益壯也
翁有所愛書机上年托人囑余記之顧余少翁七八
歲而衰颯不振加以官務之劇未遑屬稿翁屢督促
而卒不及執筆此亦一負心事故鞭衰老而記之曰
嗟乎此公磨小机非有螺鈿髹漆之美又非有鏤金
雕玉之麗何足記之而其材之取從來者綦重如之
何其可不記而傳之耶 長州侯祖先 覺阿西阿
二公輔相鏤倉府勲業炳烺于一代而窻窻之地茫
不知所在 侯悼之命翁搜索之翁奉命三抵鏤倉

屏宮盤旋于甌碣殘隴榛莽丘墟之間樵夫斃不靡
不問也山僧野衲靡不詢也遂得之殆若天憫其忠
而誘之者於是六百餘年蕪沒而無一香火之薦者
一旦顯著使侯建豐碑致奠饗成追遠敬祖之志
淨國院僧照道奇歎之贈一材取謂鶴岡六株杉之
一幹也翁命工製書机朝夕珍愛追思旧事恍然如
置身於二公之墓側則此机雖小亦足以見翁忠誠
惻怛之心矣如之何其可不記而傳之耶昔者諸葛
武侯之鼓魏鄭公之笏尚存于後世觀者咸崇敬之
不翅如寶玉大弓何則器雖輕而其人可重也翁焦

心鋤力獲二公之墓於榛莽中其功偉矣其他翼
贊機密恢弘政教其有勲于社稷不少矣庸詎知百
歲之後一藩之士不崇敬此机以為武侯之鼓鄭公
之笏乎哉子孫亘寶重而勿失也

蕭何圖贊

臨下以簡聖人所崇煩則難守簡則易從簡非苟且
行以敬肅如網有綱如車有轂偉哉鄼侯克得其旨
設法簡易秦民大喜漢室開業厥功最隆誰能繼之
百世同風

淡水漫筆吾友杉江淡水翁所著也翁居劇職簿帛期會金穀勾稽之不暇而能博涉群籍有會于心輒鈔出積成二十卷客年以昏抵江府屬予序之予未及起稿而俄歸東奧、、與西肥相距絕遠自謂終身不得復見翁也今茲五月翁飄然來東奧把臂話旧悲喜交集恍如夢寐人生離合之不可料也如是翁申前請曰願有序也因取其昏閱之異聞奇說可仰可崇可喜可咲可悲可泣可愕可怪者層見錯出如遊武夷九曲如行山陰道上如入蠻徼殊域拳髮左繼之邦使人神飛魄駭左右應接不暇而勸善懲

遣

惡敦倫理淑風俗之意未始不藹然寓其中也豈翁以此抒胸中所蘊蓄歟抑亦借烏以寄平生出处履歷之慨歟翁少而遭家多難落魄江府奔驚于車塵馬足之間鬱、不得志因復皈鄉里螟于棚倉杉江氏藩侯移封唐津翁挈家而遷焉既而蒙拔擢任劇職得以展驥足然以公事馳驅往來于高攝于江府殆不遑寧處藩侯賞其功勞增祿進秩於祖先有光榮焉而翁之焦心瘁力亦已至矣年方五十便告老侯不允懇願數四始得請遂削髮自号淡水居士一笠飄然浮遊諸吳探名區勝壤今復來東奧省親戚

故旧宛然如丁令威化鶴而歸遼東其胸襟洒落不以名位为光寵可謂奇士也已昔者宋錢若水為杞密副使年僅四十致仕人謂急流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若水字洙成今翁所自号豈取諸此歟將而閤合歟不然何其勇退之相似而名号之相符也蓋翁涉人間宦辱苦樂升沈之境可喜可咲可悲可泣者悉以一身備歷之故能達人情通物理談辯纒々諫勸人聽而其所著亦如其境遇使閱者應接不暇往々有所感起此亦足以窺胸中之蘊矣予與翁鄉同也志相同也年亦相肩隨也故交遊相親已

四十年矣但為一官所羈未能賦遂初深有愧于翁之鴻飛冥々笑因居此以叙翁平生之槩并以志吾愧云天保十一年庚戌月

松風亭記

孫嘉

北越荻野子蓋好學有才辨嘗扁燕居之室曰松風亭一花山亞相公所書也間來江都徵予記其言曰亭之前有三老松鼎峙焉虬幹盤屈蒼髯奮磔儼如三偉人披青袍佩水蒼玉磬折而立也米山又從其間踴躍而出奇峰峻嶺雲絮霞蔚遠与松翠相映至于月明露零鮮飈謖々而起則鼓鬣振鱗如蛟鼉之

戰于九淵而其聲之清激瀟爽可愛可悅。雖奏鈞天之廣樂，殆不過也。昔者陶弘景恒愛松風，謙竊慕焉。故以此為名。先生幸記之。予笑曰：弘景隱者也，於世無所事故得聽松風以自高。今子以為邑長于斯也，有簿書期會之勞，有賦稅錢穀之煩，而欲自比於弘景，亦不有大徑庭乎？雖然，其異者迹也，其同者心也。又何害焉？子能守節踐義，惟知有民，不知有身，猶夫松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必有循吏之譽矣。子能清負廉潔，不肯緇於塵垢，猶松風之洒然可愛可悅，則必無贓污之咎矣。果如是子之於松，其能自得

師者耶？孔子取夏有三益焉：金人無誡，有三緘焉。今此三松無乃類之乎？弘景虽於世無所事，然其為人學德俱優，使人主致敬，諮以國家大議，蓋其有得於松風深矣。子亦於此有得焉，則學德益進而四方將就子諮政事，是亦弘景之徒歟？子蓋蹶然起拜曰：謙虽不敏，敢不惟教。是奉於是子知其終能為循吏也。乃次其言使歸，而置諸楣間。龜集甲寅晚秋中澣日。

佳趣多園記

北越橫山子烈性原慤，守職甚勤，而襟度清遠，惟以畚畚自樂其所居東南。層山複嶺，千里相屬，如波濤

如屏幃其西平楚蒼然一望無際至鉅海而止而東北遠見米山翠色掃天近眺禪長院幽林岑蔚其眼界所及皆有佳趣而園中池水泓然其側多松杉楓梅之屬蒼柯交蔭清風颯起虽隆夏亦不知冷熱燂人也簷外置洗手石盤一座遠引山泉自寬中噴灑珠跳雪舞声琮々然如涼琴幽瑟客至者靜夜聞之以爲雨下也推窓而視暗月印天流光與飛泉相輝映如玉竜挈雲而躍其勝概如此——有栖川親王爲大字以賜因扁諸楣而請予記予謂子烈家世爲鄉長其所管可二十村想其吏務鞅掌不暇

而顧能盤桓於園中攬峰岫於襟帶玩泉石於几席追宣城之流風慕栗里之芳躅胸中浩焉佳趣至涌而無一毫塵俗之氣故其決吏事理農政清廉簡易不苛不刻虽在簿帙錢穀之間亦從容閑澹有佳趣存焉然則佳趣之多不独在山與水而在子烈之心宜其身身居叢劇而綽然有以自樂是可記也故記

張子房贊

博浪一推天地震動圯橋進履又何郑重殪秦滅楚功照千秋見幾而作徒赤松遊

諸葛武侯贊

間世之傑人中之龍風雲感會昂時成功輔翼後主
屹如山嶽德配伊呂才壓管樂

岳武穆贊

獄

唾手中原一鼓可復金牌班師天地為哭守節就死
日月爭光君命不受議不知量

小松內大臣重盛贊

皇綱不振權歸武弁擅作威福玄黃相戰公處其間
百方諫爭內知庭闈外護

朝廷鴟鴞改音帑狼

遇虐下順民心上守臣節

九重歡欣四海抃舞

髣髴大舜輝映千古公逝世亂血漲川陸哀哉哀冕

終葬魚腹千載之下日月爭光拜觀遺像感徹心腸

白鹿洞各院四贊

峯岫葱蒨澗水汨瀾有儼斯堂徽公所作書衿雲集
講習正學窮之也博行之也約教以為主修吾天爵
山水在心仁壽智樂遺局具存百世承澤對越此圖
如侍講席聖愚一性世道無今昔人十已千胡憂弗獲

開闢梯記

西洋人機智精深曠古所未有凡船舶器械之制皆
神鑿鬼劃奪造化之工觀者莫不驚心動魄以為絕
巧不可及甲寅之春彌利堅國船碇泊于金川洋安

田東亭翁赴病者之請過海濱適見夷人廿六名自大船下脚舩落水又下一圓木長可一丈其端至脚舩忽變為梯即夤緣而下趨捷如飛翁奇之畋而精思熟考遂得其制為蓋圓木剖為兩楸、中有溝嵌藏数梳子合則為圓木開則梳子層、逐次而躍出頓為一梯其制運轉輕便摺疊靈活可以備不虞不惟舩舫之用可謂巧矣乃召良工曲諭其意即領悟作之而成以獻于一橋公公感其神解大加激賞命信名之因謂之開闔梯侍臣鈴木某屬余記之以贈翁、名其字東亭其通称也翁俊邁有氣節

抱進仕之意而不欲為肩羔膝拜塵松鬚謫屈于權貴之門性喜讀厝遇奇籍秘函必重價購之藏度甚富故淹貫群厝頗博洽尤精医術諸治者肩相摩也平生著厝等凡其中醫字劄記二卷傷寒方義解三卷嘗獻于一橋府賞賜銀若干飯先是先考松亭先生始得謁——橋先公出入門下其將易簣也謂翁曰我未得親謁于一府汝當繼志為侍医我死不朽矣由是翁相望佳節閱数十年未嘗廢趨蹌之禮今齡已六十有六矣吾惜其志未遂而忽、以老也然筋力不減少壯智識過人觀此梯亦可以窺一斑

矣魏默深有曰人知鴉烟流毒為三千年未有之禍而不知水戰火谷為沿海萬里必當師之技又曰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魏氏此言出于傷弓之言而公平無私可嘉亦可憫嗚呼使智巧若翁者數十人模倣西洋船砲之制其精詣獨絕未必不及歐邏巴人也則其造防海之要器勳勳功於百世豈特區區一小梯乎哉絳癖不龜手之藥不用之於大而惟小之施我重為翁惜之故為之記俾某贈焉不腆之文何足以邱揚翁聊以發翁一軒渠耳

甲斐庄桂齋君墓表

西六誤

君諱正幹初稱長三郎後改三郎右衛門桂齋其號父正方母鈴木氏其系出自根河泉三州守護楠公正成世居河州甲斐庄因氏為慶長中有諱正俊者始仕東照大君乃君六世祖也文化三年六月君以精於武技為厩院番士四年八月以善騎絕河大駕臨觀於兩國川賜金二銀嗣後如是者兩次賞賜如初其他槍刀亦蒙台覽文政十年正月奉命屬林祭酒幹理和學所史料鈔寫之事屢承恩典嘉永五年羅疾明年六月告老乃賜金二銀褒積年勤勞安政元年十一月廿五日病卒距生安永五

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葬駒籠吉祥寺喜藏庵
祔追號曰桂林院君先後娶青木氏萬年氏井上氏
有三男一女長正明以疾不得繼因以依田盛甫第
三子正實為嗣正實既仕為小性番士次正直出繼
江坂氏次守道先卒女為大久保正寬養女仕大
城後宮從女公_子溶君在加州侯邸掌內事君齒
髮甫燥即好武事皆能精練虽年過古稀猶能屢
教場未嘗廢弛尤嗜砲術受業井上氏究其精蘊有
門人數十百人而性純樸端厚一切奉養之具悉從
儉素專竭力武備戎裝完整赴、干城無愧於為楠

公之裔矣嗚呼承平日久士大夫率皆耽奢侈喜珍
玩奇器而視武備如芻狗一旦有警錯愕蒼黃遽肆
刀槍繕戎具急於燃眉可慨也儻使天下之士皆如
君之綢繆於未雨則何憂武備之不整暇哉故余表
之以勵世云

題烏洲画卷

上毛多奇山水若妙義金洞榛名諸山洵天下之絕
勝世人嘖、稱之其他溪澗之清巖樹石之怪詭與
區勝壤蕪沒于遐邑僻落之境而世莫之知者不可
殫述今觀烏洲翁所寫苔孺勝槩大抵文人墨客之

所罕遊而奇峰怪巖幽林邃谷層見錯出如行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而筆法之精巧氣韻之流動變化百出雲烟遠腕若山水靈淑之氣磅礴於胸間而發之者但翁不寫妙義金洞之名勝而獨寫吾孺幽僻之境何也夫漢土名山莫如岱宗衡岳峨眉天台之偉麗而柳子厚願乃記西山諸勝文人墨客之所未知者使其奇絕一旦顯於天下此其文章之所以雄跨于千載也翁之用心蓋亦猶是則此畫發山水之幽閔傳奇勝於百世而翁之名亦得因以不朽豈不偉哉余爲一官所羈不得遊林壑今閱此卷宛然如躬涉其境胸中三斗塵垢悉自毛孔散去亦一快事也因題其後而還之

博愛堂下脩君墓碣銘

君諱義明字達夫稱通春下脩氏博愛堂其號信州松本藩臣也考諱敬義妣吉田氏君幼好讀唇甚精敏長而入京師訪求諸名醫又遊浪華後卒岡氏字皆寃其間與而暇卜居于二泉名震近州請治者雲集天保中奉侯命寓江戶僑居銀街自列侯縉紳至於士庶皆延君請治由是夙夜奔驚于大都九衢之中莫或遑處而志益篤術益精沈痾痼疾一投劑即

有奇驗其處方往往復出于人意表性又仁厚不以貴賤貧富為趨捨必尽其誠凡有求請者虽祁寒隆暑更闌漏沈之時必蹶然振衣而往其勤敏有常医所不能堪者嘉永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病卒享年五十有九葬駒龍吉祥寺嗚呼近世名医相繼淪謝而君方施仁術起死肉骨之功不可以一二計則天宜延其壽以救一世之札瘥而遽奪之齒俾其平生所賴以為司命者俵予如瞽者之失相豈不惜哉君天資豁達不為事物所膠又無他嗜惟以診疾按方為樂少時頗留心詩文及其專字軒岐之道則曰詞

藝餘羸匪直無益而費心思害術業亦不少於是復拂舐專以濟世為主又嘗言吾道所載先哲著作備矣後學鑽研而自得之可也其識見如坎故所著有座右方名錄一帙耳遺命使門人飭鳴敬之繼其業敬之因冒下條氏茲者諸余表其墓余既哀君之沒又喜其薪傳有人也故序而銘之銘曰
信之山崔巍信之人環傑英雄戰猶有餘焉雖君矯樹幟医壇振英名於大都身虽沒而名弗淪

此卷前半係山縣璣所寫後半松林哲寫之

安政三年丙辰

門人

肥前大村松林哲謹識



110X
329
16